

# “候鸟”拜年

拜年队伍减员时间变短  
长辈若百年亲情难再续

本报记者 张洪波



大年初一，潍坊一农村同家族的八九个年轻人正在挨家拜年，不过与前些年春节相比，因为嫁娶等各种原因，已是稀稀落落，不再有“成群结队”的气势。（资料片）

到了快要奔四的年纪，突然在想一个问题：现在到底是过年，还是被年过？还有，现在就开始思索这个问题，是不是时间有点提前了？

今年是懒得出奇不想出门拜年，只想躲在家里像到银行里存钱一样，提前存储一些过年后注定要被透支的睡眠。多亏年前得了胰腺炎，不需要解释不想出门的理由，亲戚们就会同情地喔喔两声，仿佛已看到了我对着满桌子大鱼大肉却只能到处寻找清炒白菜或者大白菜的痛苦。其实，只有我自己明白，胰腺炎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我的挡箭牌，解决了我费心巴拉寻找为何不去拜年的理由而已。

离开老家淄博已近20年，其间，跟亲戚们基本上是一年见一次，剩下的仅仅是他们偶尔来到济南或者有事找我就打一个电话，所以过年时这唯一一次的聚会，已经成为无论如何不能再少的仅存硕果了。不去，实在说不过去，但心里，总想利用这一天再往睡眠银行里储存点货。

亲戚们的拜年也开始显得像走过场。记得小时候，每年过年，亲戚们就像是一群极其团结的候鸟，大年初三集中来我们家，来看我的父亲，也就是他们的大舅。我的表哥表姐得有十多岁，他们中年纪大的只比父亲小十岁左右而已，甚至跟他们的小姨我的小姑娘年龄相仿。他们就像一群候鸟一样一起飞来，带来的礼物我也根本分不清是谁的，只觉得那一天特别热闹，通常招待完一天后，

父母会累得腰酸腿疼，甚至下午三点多全家人要先睡一觉，然后再爬起来收拾碗筷。

大年初四，他们会集中去我的二叔他们的二舅家，初五去他们大姨我的大姑家，虽然从我出生起，就没见过大姑，只见过大姑父，但这并不妨碍一二十只候鸟一块飞过去看大姑父，初六去二姑他们的二姨家，初七还有小姑家。那时候的人们不见得有钱，但感觉很有闲，我也夹杂于其中，整个过年都在不停走亲戚，然后品评各家或丰或简的饭菜。

但从我2000年参加工作后不久，开始隐约感觉到这个候鸟群逐渐蜕变。先是表嫂子表姐夫撤出候鸟群，飞向他们自家的候鸟群，夫妻们都在渐渐履行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各管各家，各找各妈，自己的亲戚自己走。再后来，感觉亲戚们聚会时，没喝酒的前半场，谈论的都是家长里短亲情感情，喝酒后的后半场，转为一年赚钱经验交流会，如何赚钱成为亲戚们尤其是男桌亲戚们的主要话题。再后来，可能是职业病的缘故，感觉国家的一些大事变迁正隐隐渗入这些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虽然减员，候鸟群并未瓦解，不过，飞行时间开始缩短。在不知不觉中，候鸟群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拜年，一上午的时间走完三四家亲戚长辈，然后一起在一家落脚，聚会吃饭聊天，继续交流赚钱，亲情及各种顺与不顺的经验。

大年初三，亲戚们近10点才来，出门时10点20分不到，20

分钟内，将近二十口子亲戚已经集中完成了寒暄和拜年的整个过程，然后齐刷刷飞向我已经故去的二叔家，因为我二婶还在。但二婶家并不是他们吃饭的落脚点，在饭点之前，他们还要飞过小姑家，最后在二姑家落脚，开始一年一度的聚餐。

我没有跟着他们去，他们在理解并同情的喔喔声中，快速飞走。望着满桌的瓜子皮，我也下意识喔喔了两声，发了一会呆。突然想起一句话：小时候，我们是在过年；大了，我们只是在放假。

但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就像该来的总是要来。人们已经没有了在经济不发达时代，那种慢条斯理挨家挨户走亲戚的心情，在这个时代，走亲戚，于他们来说，可能跟我一样，一方面依旧渴望和怀念那份亲情，一方面也在履行被年过的规则。

这几天，一位博士写的返乡日记在微信圈里出奇的火，当读到那段“我觉得，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维系着。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了，新一代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心感戚戚。我这个早已在外地安家生活，于亲戚们来说只是一年见一次的小表妹，当没有了老人的亲情维系，这一天迟早都要来临的。

到那个时候，是不是连这种候鸟式的拜年，我们都只能在记忆里寻找它曾经的温情呢？

## 没了老人，过年庆祝冷冰冰

本报记者 韩微

再次回到老家是在年前给爷爷奶奶，以及那些宗族的长辈们上坟的时候。说起来也是“惭愧”，上坟这种事其实是轮不到我这种“丫头片子”的，只有家里的男丁可以参与，可是就算是远远地看着，感受着，我还是想距离躺在老家北山脚下的爷爷奶奶近一些。

在村中，爷爷是外姓人家，很多地方都容易受到村里同姓人家的排挤。分为三间的石头房，不算大的院子，从堂屋到大门是现在看来很有情调的小石板路，孕育了父亲和姑姑们的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这也导致了虽有老家，但在亲近感上，这个当我们是外乡人的

村子，才是我真正意义的“故乡”。随着儿女们的成长，新房子也在村子里的其他地方建盖起来，但是每到大年三十，爷爷奶奶还是要吩咐我们这些小辈到老房子处贴对联。

在新的村子，爷爷奶奶的生活随着一家人的努力开始慢慢好起来，在我小的时候，那些和我们不同姓的年轻人，也会在过年的时候，到我家来给爷爷奶奶拜年。为了犒劳一年以来家里人共同的劳作，爷爷奶奶也总是尽力准备能置办起的年货。记得有一年，爷爷奶奶还专门养了一头大黑猪，说是等着年后七个姑姑回门的时候吃，还能每个人都带点回去。

而在那个年龄里，虽然也馋涎肥美的猪肉，但是更让我

兴奋的还是一家近三十口人的热闹，姑姑、姑父们的压岁钱。当时的快乐与热闹已经没有清晰的回忆了，但是自从爷爷奶奶去世后的新年，也的确是冷冰冰的庆祝。吃完饺子、看完春晚，总少了那些在村子里热热闹闹，在村子里的走家串户，还有守着炉火的守岁。

长大了，无论是搬家，还是上学，让我和爷爷奶奶能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短，回到那个村子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只有春节的时候，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玩乐，我以为只要回到那个村子，小时候的快乐都不会消散。直到爷爷去世，再回到那个老家，我才知道，其实这才是爷爷的故乡，而爷爷奶奶在的地方也才是我的故乡。

## 亲人种种重托让我无奈 乡情反成 难以承受之重

文/壹点君

大年初六，早七点。  
睡意仍浓的我被电话吵醒，媳妇烦躁地“哎呀”一声，转过头继续睡了。我挣扎着爬起来，一个外地的陌生号，本不想接，仍是怕耽误了重要的事情。

“喂，您好。”

“喂，我是你东北的一个叔叔。”他如此介绍自己。我尚未清醒的头脑开始转圈，努力搜索记忆中的这位叔叔。

“喂，您哪位？”搜索以失败而告终，我只能假装没听到对方的自我介绍。

“我是谢家村的，在东北做买卖。前两年从老家回东北的时候没买上票，你把我送上的车。”他的补充，让我想起来了：是我奶奶的娘家人，于是连忙拜年问好。

“我们家你三婶子病了，现在在济南呢，你看看能不能找个熟悉的医生？”我一听，知道这是老爹给找的“活”。

在老爹眼里，他的儿子是“神通广大”的，是他的骄傲。乡亲们的事，他总是喜欢大包大揽。其实，他的儿子只是一个在济南有事业编制的小职员。

因为孩子出生太小，我已经三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让我不愿回鲁西南的那个小乡村过年。

有些人怕回家遇到的烦恼，可能是诸如“找到对象了吗”之类的亲戚“三千万”，而对于在省城工作十几年的我来说，乡亲们的“你看能不能为你侄在济南找个活干”之类的重托让我难以承受。

之前，在我还上小学的时候，我爸爸就将我和姐姐、妹妹三个人的命运“托付”给了在济南工作的叔叔。姐姐高中毕业后辍学了，叔叔也辗转帮忙找了几份工作，有的是在酒店干服务员，有的是在一些单位干杂活。到现在叔叔已经退休了，也没有为姐姐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活。而我和妹妹则考上了大学，各自找工作的时候也没有麻烦叔叔。为此，爸爸对叔叔很不满意，兄弟俩之间为此还产生了隔阂，叔叔从奶奶去世后便很少回老家过年了。

现在，我和在北京工作的妹妹，在爸爸和乡亲们的心目中，又成了我叔叔那样的人物。

大舅家的孩子初中毕业让我找工作，他说想去4S店学修车，我托朋友的朋友找了一个4S店负责人，请人家吃了顿饭介绍进去，结果他学了两天，嫌又脏又累，连招呼没打一声，走了，我两头落埋怨。

二舅家的女儿的孩子病了，让我帮忙找医生，我带着礼品去探望，并且给了他们1000元，还满怀愧疚地解释，我们也不认识医生，看病挂个专家号，医生都会尽职尽责的。

村里一个本家的哥哥让我给她高中毕业的女儿找工作，我只得从网上扒拉招聘信息，找到一份电影院的工作，她干了一个多月，觉得熬夜难以适应，辞职了……

本村婶子跟邻居闹纠纷了，给我打电话；跑运输的堂哥在路上被交警查住了，给我打电话；表叔被别人打官司，给我打电话……

能办成的，皆大欢喜；办不成的，我心怀愧疚。过年见了面，总是少不了道歉。

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难以释怀，我的一个表叔，半身不遂，几年前春节去看望他，他流着泪拉着我的手，让我帮他的儿子找个好工作。我回到济南后四处打探，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突然有一天，我表叔离世了……

现在，我越来越怕回老家过年，越来越怕接到乡亲们的电话，也越来越理解我叔叔往年的处境了。

遇见故人  
（情何所依）

## 新春走基层

B03 齐鲁晚报

2015年2月27日 星期五

编辑：李师胜

美编：宫照阳 组版：韩舟

对于远离故土在外生活的游子来说，平时乡情乡愁萦绕于心销魂勾魄，春节回乡探亲应是幸事。不过现实并非总是如此。

年少时总是盼年至，届时与本家的人访亲拜年，好吃好玩，亲情更融于其中。长大了，“年”却陌生了。原先的拜年队伍减员了，在一起聚会时话题成了赚钱，自己难以融到其中。若是这样，自个儿窝在家里睡大觉也好。更有甚者，竟然怕了回家过年，只因在外只是小卒子的游子成了乡邻的“万金油”，有啥事儿都找他办，乡情厚重，却难以承受。